

江花

· 周日阅读

A21



桃花汛 15

■ 作者/戴钟尧

◆ 第一百二十七回 ◆ 跟我空手套白狼串一气 好心当成驴肝肺不怨我

受山寨委托,年初五天不亮,金之昌便骑马上路,一户一户地看望七八个做了人家“上门女婿”的山寨弟兄。“不是苦到地,不做上门婿”,山寨深知他们不易,此举已成惯例,带有抚恤之意。

自然,金之昌不会忘记随时搜集分析当下情势。一圈跑下来,也已获悉溧城花灯宵禁、兵马集结待命之事。第二天中午返寨途经别桥,特意在街梢就拴下马匹,徒步闪入京记卤熟店,想问计于匡宏义,听听他的高见。不意堂倌说,匡老板进营送酒食去了。正说着,老板踩落雪花跨进门来;一见金之昌,赶紧拉进僻室,低声道:“二哥,三寨主被捉了。”二哥惊问何故,匡老板道,具体情况尚不明确。大约是在前周吃饭时被人盯上,一路尾随至此;进店尚未坐稳,官兵便蜂拥而至。目前尽管酷刑逼供,他的身份尚未暴露。我急得没处理会,你来得正是时候,得赶紧设法营救。之昌道,昨日初五,该是他与二邢在前周接头之日;他们定然商量了什么事情,想尽快赶来告知于你。

匡老板道,我也是如此猜想,只可惜未说得上话。适才在营里,瞥见一人领人进营,未知可与此事有关?或许倒可通过他来了解一下情况。金之昌忙问是谁,匡老板说,别桥街上首富、茶商颜老板,与兵营素有交往。金之昌一听是他,摇头道,此人与咱,道不同,不相与谋。匡老板道,时间紧迫,犹豫不得;解人大牢,就麻烦大了。金之昌道,待我想想。

且言冯小二见那女人主动提起月凤,似乎正应了自己的猜测,更装作没听清似的急着要走。颜冬云见状,打招呼说:“小翠你俩稍坐片刻,我陪他去兵营见个人,速去速回,不好意思。”说完匆匆在前边带路。

颜老板回到家中,叫“奶娘,为客人续茶”。奶婆说,都什么时候了,饭菜都弄好多时了。于是邀请客人入席,问泥鳅道:“史先生,代理上洋行经理啦?恭喜你啊。查理先生什么时候回来?他跟我交情可深得很呢。”史密斯答道:“查理先生问你好呢,他觉得很对不起;这是他春节前刚从英伦寄到的一封信。”说着摸出信来放在桌上。

“什么?信上提到我了?隔洋跨海的还惦记着我,够朋友!”颜冬云识不得蝌蚪样的文字,依然显得很兴奋。

史先生并没有被他感染,一本正经地说:“颜老板,真的十

分抱歉,有件事情不得不通知您,您与查理签订的那份房产存贷抵押《合约》,未获无锡总部认可,因而未能生效。这是无锡那份来函,一并带给你看。洋文你不认识,‘大不列颠帝国东印度茶叶进出口公司无锡总部’,印鉴上的这几个汉字,总不会不识,可对照起来看。”

颜老板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,一下子僵在那儿,半天才缓过劲来,大声说道:“怎么会呢?我不相信!小翠,你是中人,你信吗?”

翠娘与自己无关似的只顾埋头喝汤,冬云又问她一遍,这才淡淡地说了一声:“我也不信。”

“听见了吧小兄弟”,颜老板像捞到一根稻草似地道,当初我借银子给查理时,他并没有说起还要无锡认可。早知道如此麻烦,任谁再好的交情,再说破嘴皮子,我也不想把这么一大笔银子借给他。

翠娘道,云哥,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既要以前房产作抵押,就得先查看是否有权行使抵押;没有产权,哪来抵押权?譬如他是将人家的东西拿来抵债,道理上说得通吗?云哥嚷道,你既知查理没有小二楼的产权,又为什么替他做担保呢?翠娘也大声道,核实产权是中人的事吗?刚才我已经说了,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,他居然跟我们玩空手套白狼。

颜冬云吼道:“我还怀疑,是你俩串通一气,跟我玩空手套白狼呢!”

桌子一拍,翠娘道:“颜冬云,这可是你说的!你不要后悔。史密斯咱走!反正你也通知过他了,我这个中人的责任也尽过了;好心当成驴肝肺,他愿意怎样怎样吧,怨不得我。”

“颜叔,”史密斯一边拦住翠娘,一边道,“这种事情发生在谁头上都心痛。但既然发生了,还是冷静处理,把损失减少到最小为好。你是我的长辈,于我也是有恩之人,我不想做个旁观者,更不能做个幸灾乐祸之人,所以我竭力讨要我对这件案子的处理权。几个回合下来,无锡总部已同意我按原始借款额度的百分之五十结账兑还,你愿不愿意?”

“查理是个什么鸟东西!就是这样坑害人的吗?借账凭记是七千两,按一半兑还是多少?只有三千五百两,我一趟就用大秤称走四千两!且不说这一年替鬼白忙的,还叫我二姑娘倒贴五百两,这不是遇见强盗了吗?老天爷真是瞎了眼了!”颜老板骂过查理骂小翠,“要不是你,我认识他是谁!你这个冤家,真看不透你存的什么心!”

大呆鹅云哥服输不服气,待这母子二人刚跨出门去,便将签字笔狠狠砸向他俩背影;扭头忽见奶娘垂泪,大喊“又死人啦”?不料老姬幽幽地竟说:“月凤,没听冯小二说吗?”

◆ 第一百二十八回 ◆ 念父母生身养育做楷模 感乡亲帮扶教化过百露

朱家牛要见戴立武,早已是迫不及待。初一因路线错误掉进河里,差点把命送掉。初三出完殡,借口回村归还小划子要先走一步,细妹子死活不让,说夏天啦?等船翻菱啊?村上来别桥街上办事的人多的是,捎个空船带货回头还巴不得呢,没必要特地跑个空趟。看看她可怜兮兮却蛮不讲理的样子,只得陪住在她的亲爸家。这一住就又是两三天,尽管像猫抓心一样,也得耐住性子。

到了初六,如同得了大赦。催促一千人早早回到前周,将妻子安顿在她姑妈家,便出门了。才出门,即见蔡财的轿子向东而非向北,心生疑惑道,戴立武不是说请过他了吗?我还正想借梯子上墙呢。及见戴竹林远远过来,便赶紧将消息传递过去。

很快来到柴巷里。戴家祠堂门口进进出出果是热闹,立武立于门前正指着张灯结彩。家牛趋前叫声“立武,请借一步说话”。立武说,姑婆仙逝已听东舍人说了,没关系的;况且不是在家里摆酒,别顾忌那么多。不过离开席尚早,正好有劳大驾去趟黑金山,把大庚拽来。月凤姨昨天刚过世,我还没有空去,你代我顺便吊唁一下,好吗?

家牛自是大惊失色,车转身子继续向北;这时才发觉天阴冷得紧,雪珠打在脸上生痛。人怎么都这么脆弱,就像一粒雪珠,说化就化了。今年这雪也真有点奇特,一场接一场的,冬天不下开春下,像是有意与人作对。细妹她爹,呵呵,我的岳父大人,正为过年没去看月凤找理由呢。等他明天再去,人都入土了。听细妹说,俩人都属意呢,凤姨不会就是因为没等见他而想不开的吧?他是个说过了就做过了的人。御茶园之事,得靠自己上劲才行。

前面走来一个人,细看正是戴着孝帽的大庚。大庚也看见了他,互相招呼着站下。大庚说既是找我的,我来了,你还不掉头做什么?家牛说,代立武去跟你继娘磕个头啊。

忽听柴巷里前村燃起了鞭炮,随后便见素幔青顶官轿已在大祠堂前歇下;朝廷钦命溧城主簿九品蔡财在鞭炮声中走下轿来,被戴立武、戴立盛迎请进去。俩人紧赶几步进门,立即被招呼着请上主桌。女眷们入不得祠堂席,便在立盛新屋内另开两桌,自有小兰母女为丫头帮衬张罗。

蔡财坐下,众皆恭维。见李大庚戴着孝,蔡大人问“世侄所戴何人之孝?”世侄答继岳母不幸亡故。大人道:“兵连祸结,养痍遗患,害苦了大清子民啊;剔疥去癬,清除肇端,朝廷这回是下了大决心了;重拾清明,再塑康泰,还百姓一个文景之治开元盛世,当指日可待。”引得大家叫好连连。

戴立武却道:“我闻无论文景、抑或开元,都是采取轻徭薄赋、与民休息的策令,才造就出‘稻米流脂粟米白,公私仓廩俱丰实。齐纨鲁缟车班班,男耕女桑不相失’的盛况。即便大清初立,也正由于是将粮‘租’、绢‘庸’、役‘调’减成只征赋税、免除徭役,才有了康、雍、乾百十多年的鼎盛。现今‘长毛跑反’方去不远,我辈正待重整家园,如何却听说倒要‘摊丁入亩’了,岂不是要鞭打快牛吗?”

“戴先生”,蔡主簿道,你只知其一,未知其二,“摊丁入亩”早在康乾年间就局部推行了。我朝伊始沿用明代“租庸调‘一条鞭法’”,是为遏制八旗王公人关后肆无忌惮的圈地兼并。但随着岁月迁延,农民亡逸,户丁田额已多不实,里别之间民户负担畸轻畸重。为保证朝廷收入,遂行摊丁入亩,地丁合一,丁银与田赋统一,以田亩多寡为征税对象。废除了人头税,何师傅,你们手艺人不觉得这是一桩好事吗?当然,于戴立武你这样的力耕土地之“快牛”而言,则另当别论了。

戴先生正待接话,忽报云阳观黄道长驾到,赶紧迎出门外,自责道,等你不好,不等又不好;让你吃这么多辛苦,委实过意不去。黄老道须眉皆白,发髻里全是冰碴,呵呵乐道,贫道飘忽无常,但为寤妹子祈福,却是耳朵上穿根线——记(系)了又记的。立武告曰,月凤亡故了,也正想请仙家去超度一下呢。仙家道,适才途经黑金山,已替其作过法事了。立武道,东舍细姑婆年初一也仙逝了,你知也未知?老道一愣,随言:“出生入死,道法自然。”

戴立武引道入席,与蔡大人在已一左一右分侧而坐。蔡大人起身施礼道,与高人同桌而饮,幸甚幸甚。黄道长道,久闻大人儒心向佛,造诣颇深;得缘聆听,自不放过。顺嫂在门口问道,客人到齐了吗?立盛应道,你们走菜吧。

于是戴立武起身致辞:没有为人父母之经历,不知为人父母之辛劳,所以今天与其说是替寤妹过百露,无如说是想借此谢过父老乡亲帮扶教化之恩。十里不同风,百里不同俗,但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是共通的。溧北人文荟萃、更兼民风醇厚,有幸请来蔡主簿与黄道长护佑启化,小女长成之日,定会感察乃父当年的殷殷之情。

两位准父亲、立武拜把兄弟般的李大庚和朱家牛,率先鼓噪叫好;何成大等长老亦道,今天能有两位贵人到场画龙点睛,开启福慧,令女将来一定是大富大贵、贵不可言。主人请两位贵宾也说两句,蔡主簿立起身来,清清嗓子道:“各位桑梓,本官有桩重要喜事要在此宣布。经过审察,并报府衙,决定正式委任戴立武为里正,主理柴巷里及所属各村一应事务。”

编辑 马彦如
版式 郑海仑
校对 赵林